

卷三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三

聖歎外書

書名 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順治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改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4
 編號 D8682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順治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原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
 肇於結繩而其盛散而為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
 人位而又有其德者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
 之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
 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為善也禮者坊之不為惡也書
 者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為
 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
 故書者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
 圓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



天竺國志卷之三

天竺國志

双紅堂
小説
124(3)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三
聖歎外書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科3011
智深取却真長老書。若云於路不則一日早來到東京大相國寺。則是二回書接連都在和尚寺裏。何處見其龍跳虎臥之才乎。此偏於路投宿。忽投到新婦房裏去。特特避却和尚寺。而不必到新婦房。則是作者龍跳虎臥之才。猶為不快也。嗟乎耐菴真正才子也。真正才子之胸中。夫豈可以尋嘗之情測之也哉。

此回遇李忠後回遇史進都用一樣句法以作兩篇章法而讀之却又全然是兩樣事情兩樣局面其筆力之大不可言。

爲一女子弄出來直弄到五臺山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弄下五臺山來又爲一女子又幾乎弄出來夫女子不女子魯達不知也弄出不弄出魯達不知也和尚不和尚魯達不知也上山與下山魯達悉不知也亦日遇酒便喫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已矣又烏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兒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又弄出哉魯達武松兩傳作者意中却欲遙遙相對故其敘事亦多彷彿相準如魯達救許多婦女武松殺許多婦女魯達酒

醉打金剛武松酒醉打大蟲魯達打死鎮關西武松殺死西門慶魯達瓦棺寺前試禪杖武松蜈蚣嶺上試戒刀魯達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蔣門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魯達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揣了滾下山去武松鴛鴦樓上踏匾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準而立讀者不可不知。

要盤纏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滾下山去人日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滾下山去公日堂堂丈夫做甚麼便偷不得酒器滾不得下山耶益見魯達浩浩落落

看此回書須要處處記得魯達是箇和尚如銷金帳中坐亂草坡上滾都是光着頭一箇人故奇妙不可言

寫魯達踏匾酒器偷了去後接連便寫李周二分賊數語其大其小雖婦人小兒皆洞然見之作者真鼓之舞之以盡神矣哉

大人之爲大人也自聽天下萬世之人諒之小人之爲小人也必要自己口中曼曼言之或與其標榜之同輩一遞一唱以張揚之如魯達之偷酒器李周之分車仗可不爲之痛悼乎耶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不可住了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那里討箇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子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酒家願聽偈子長老道遇林

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遷遇江而止魯智深聽了四句偈子拜

了長老九拜是宜三拜也然而酒家不省得也拜箇不住則是九拜矣或曰若此則何不拜日十拜者數之辭

也九拜者不數之辭也背了包裹腰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前所見

家寫着父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僧得魯智深

子客店也完壞金剛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

去了無一箇不歡喜完衆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

的金剛亭子完壞金剛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

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完新金剛不在話下再

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裏住了幾日連日爛醉等得兩件家伙都

已完備做了刀鞘又向戒刀上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

來裹了又向禪杖上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前許不肯食言亦

得意蓋文人筆美人鏡亦猶是矣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細作別了客店

主人并鐵匠了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箇莽和尚亦在

人眼中看出莽和尚三字來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

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已受大創也。隔江望見到

來只是客店打火安身此句白。日間酒肆裏買喫。此句一日正

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寫得魯不覺天色已晚趕不上宿頭路

中又没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趕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

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

重重疊疊都是亂山伏筆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逕奔

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

前倚了禪杖與莊客叫箇俗木作打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

莊上做甚的智深道酒家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宵明

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酒家

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在這裏討死智深道也

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恁地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

去時便捉來縛在這里莊主苦不可言莊客已使新女婿勢頭

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厮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

綁縛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却待

要發怒只見莊裏走出一箇老人來魯智深看那老人時年近

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莊客你們鬧甚麼

莊客道可奈這箇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酒家是五臺山來

的僧人使不說過往僧人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

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斯無禮要綁縛酒家那老人道既是

五臺山來的師父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

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

處來的他作等嘗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佛者何

何也三寶者又何也夫三寶者佛法僧三見也然則言三寶不

得又言佛也佛者三界大帥所謂天中天也然則言佛不得接

言天也今混帳云我敬佛天三寶不知彼之所敬為何等事耶

嗟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作者深哀其不達法但故符於劉老

口中調侃出之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歇一宵了去

凡以愧之也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唱箇喏俗本亦作謝道感承施主酒家

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好村

謂桃之天天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阿父桃花著名

灼灼其華矣敢問師父法名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

坐命皆作者是智真長老不惟源流明白與俺取了箇諱字因酒家姓魯喚

兼乃不背師長作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些晚飯不知肯喫葷腥也不

問葷腥却偏魯智深道酒家不忌葷酒太公只問葷腥智深忽

不問酒妙筆遮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反先牛肉狗肉但有便喫次補

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

掇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筯筯先有了却放

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袱包細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

酒一壺妙下一拿一隻盞子盞子方纔來。只一隻筯一隻盞

正妙篩下酒與智深喫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

一壺酒一盤肉都喫了三四樣菜蔬原物不動太公對席看見

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

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

間管的事先作一跌妙絕蓋間管尚非出家人本色後文智深

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酒家來攪擾你麼明日酒

家算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家時嘗齋僧布施那

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八字奇文曾智深

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

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

道太公你也是箇癡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女婿

太公道老漢止有這箇小女如今方得一十九歲六字奇文寫盡莊漢懵懂

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近來一字

忠丁扎了寨柵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

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

兩金子一疋紅錦為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

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

又答還智深聽了道原來如此酒家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

不要娶你女兒如何魯達凡三事都是婦女身上起第一為了

劉老女兒第三為了林冲娘子和尚都做不得然又三

處都是酒後特特寫豪傑親酒遠色感慨世人不少太公道

他是箇殺人不貶眼魔君你如何能說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

酒家在五臺山智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

轉前說有箇道理回心轉意原欲以鄭屠之法治之只因老兒笑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

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將虎鬚智深道酒家的不是性命是魯達語他人說不出快絕妙絕一句抵手百句你只依着俺行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喫一驚

照前應打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喫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前一盞酒何是道哉既智深醉事定應再與痛飲然在智深既不可自討在太公又不可直問何

則若智深自討則太公驚喜奉承之意不見若太公直問則又此反覆推敲算出問飯來而智深接著云飯便太公道有有有

不喫酒再將來一時賓主酬酢如火似錦矣太公道有有有字寫出太公分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鷺大碗斟將酒來叫智

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鷺也喫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細提了禪杖帶了戒刀細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

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小僧新婦房裏去處處自稱酒家此獨云小僧者為新太公

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太公與眾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撥過了將

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邊劉老女也孫郎來耶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銷金帳中赤條條跳上床去坐了

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桌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

肉大壺温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只聽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雖寫怕極之語然亦故作奇文莊家們都捏

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只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

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

紅絲絹帛縛着典高小嘍囉頭上亂插着野花高興○此處特地寫非為新郎裝幀

總為後支反映也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箇大王紅

燈照出大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鬚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

上穿一領圍虎體挽絨金繡絲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銷金包

肚紅搭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

高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眾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光

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典高劉太公慌忙親

捧臺盃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眾莊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

來扶道你是我的女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說這話老漢只

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已有七人呵

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負了你的女兒匹配

我也好劉太公把了下馬杯又是下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

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里又飲了三杯又飲了來到

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大王親口分付教把馬繫在綠楊樹上如

何後遂忘之。既來入贅則非少頃便歸者矣據理定應把這馬寄養在太公家槽裏今祇為後文一笑故有此一筆小

嘍囉把鼓樂就廳前擺將起來典高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

的夫人在那里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

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厮見了

却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趣老漢

自引大王去拏了燭臺引着大王轉人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

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拏了燭臺一直

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路妙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
面黑洞洞地絕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人房裏也
不點碗燈絲我那夫人黑地裏坐地做家的人乃至明日叫小
嘍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幾成布施燈油魯智深坐
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教情具大王摸進房中
六字奇文大王字與摸字不連大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
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頭摸
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
着魯智深的肚皮接連六箇摸字忽然接一箇肚皮字雖欲不
笑不可得也意在肚皮之下不料乃遇吾
師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牀來那大
王却待掙扎六字奇文大王字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

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鬚子只一拳舊用那大王叫一聲道甚麼
便打老公此句情理所無只是扯魯智深喝道教你認得老婆
拖倒在牀邊拳頭脚尖一齊上絕倒老公老打得大王叫救
人七字奇文大王字與叫字不連打字與大王字不連劉太公驚
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措帶一却聽得裏面
叫救人只謂是太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嘍囉一齊搶將入
來眾人燈下打一看時衆人眼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
着一絲騎翻大王在牀面前打如火似錦騎翻大王野字奇
和尚豈不怪哉為頭的小嘍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救字
不連衆小嘍囉一齊拖鎗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撒
下大王撒下字與大牀邊綽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禪杖小小
五才子奇書

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關裏
絕倒那大王爬出房門六字奇文大王字爬字奔到門前摸首
空馬是空樹上折枝柳條不必折枝柳條也恐讀者忘却前文
也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却跑不去奇文大王道苦
也這馬也來欺負我也來一字妙隱隱藏一句罵在內猶言禿
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奇文連忙扯斷了騎着捱馬飛
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去把馬打上
兩柳條撥喇喇地馱了大王由上去馱字妙絕言非大王尚能
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是師父你苦了老漢一家兒了魯智深
說道休怪無禮字亦非魯達說不出且取衣服和直裰來酒家
穿了說話如此筆力真莊家去房裏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

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
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殺我來智深道太公休慌
俺說與你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
轄官為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
千軍馬來酒家也不怕他你們眾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為禪杖出
色寫一句莊客們那里提得動為禪杖出色寫智深接過來手裏一似撚燈
草一般使起來為禪杖出色寫非是魯達太公道師父休要
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便得智深道恁麼問話俺死也
不走魯達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喫休得要抵死醉了太公
無計留君只得是酒然醉了動揮不得魯智深道酒家一分酒
又要公何為哉二句無數曲折妙絕魯智深道酒家一分酒
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魯達與武松作一聯

後武松對看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里有的是酒肉只顧教師父

喫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正欲差人下山來打聽做

女婿的二頭領如何帶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敗壞四字奇文

更見了謂之敗壞也走到山寨裏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

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喫打壞了大頭領

大驚正問備細只見報道入字過得快便令二哥哥來了大頭

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

倒在廳前口裏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只得一句畫出絕倒只

由氣急敗壞人俗本恰失此四字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

到他莊上入進房裏去耐耐那老驢把女兒藏過了却教一箇

胖大和尚躲在女兒牀上和尚女兒我却不隄防揭起帳子摸

一摸喫那厮揪住一頓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厮見眾人

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拾得

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讐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

我與你去拿那賊禿來喝叫左右快備我的馬來眾小嘍囉都

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手盡數引了小嘍囉非寫大哥氣憤

一齊吶喊下山來再說魯智深正喫酒哩神筆此老豈淺斟

去一箇大王來而猶在喫酒則酒量為何如也細酌者哉一箇大王

俗筆便要說是時魯某又喫了二三十碗酒矣莊客報道山上

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

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出來禪杖先前直打出來

雙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

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如畫讀者是

夜間矣忽提四字解之

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飛

驢在那里早早出來決箇勝負智深大怒罵道腌臢打脊潑才

叫你認得酒家此語照羅下文有七玲八瓏之妙與後史進文一樣作章法輪起禪杖着地

捲起來那大頭領逼住鎗能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

音好厮熟與後史進文一樣作章法你且通箇姓名奇智深道酒家不是

別人七玲八瓏語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智達的便是便是二字

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作智深如今二字妙那大頭領阿

呵大笑滾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奇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

二哥着了你的手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好把禪杖收

住好定睛看時好火把下絕認得不是別人李忠認得智深智

者所謂卿自難却非智深過也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

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為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

利的字樣何以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智深道哥哥緣

何做了和尚要智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

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百忙中下此一筆妙絕智深到

裏面再把直裰穿了精細和李忠都到廳上敘舊智深坐在

正面好看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

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兒見說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敢不出來

妙妙曲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好智深道你二

位在此不倫不類說出四字以地主言之則智深與太公是

立太公則間人也今偏從智深口中說李忠太公做一路寫得

魯達天空海闊豪傑聖賢觸之則菩薩亦須喫刀順之則狼虎

鴈門縣因見了酒家賈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
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住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
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敬亦復不忘不想官司追捉得酒家甚
緊那員外陪錢感恩送俺去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爲僧酒
家因兩番酒後四字儒雅儒雅開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
去東京大相國寺投了智清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爲天晚到
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輕輕二字說來可笑可謂却纔
俺打的那漢是誰因親及親有此你如何又在這裡要李忠道
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上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
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里
去了於無意中補出史進却又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

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裏桃花山

北寨喚作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厮殺被我贏

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

在這里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

題魯達語何他只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

他老人家失所真正佛說因緣經是太公見說了大喜方纔安

排酒食出來黃昏整備未管待二位小嘍囉們每人兩箇饅頭

兩塊肉一大碗酒皆黃昏所都教喫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

子段正精魯智深道李家兄弟得你與他收了去這件事

都在你身上得天下無難事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哥哥去

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奇語爲要當面決絕親事故

公矣然請者以為大奇

太公料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

刀行李細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乘了一乘小轎奇景却不道

却早天色大明可見開衆人上山來智深太公來到寨前下了

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人到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

坐定周通未出太公不妨權坐及後請李忠叫請周通出來周

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警倒請他來寨裏讓

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

時須不喫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嘗和你說的三

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不必更出名字周通把頭摸一摸叫

聲阿呀撲翻身便剪拂鳥出平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三

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敘得妙有文有理其此句之謂矣蓋太

牛宰馬晉待太公耶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親切你來聽俺說

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真正因緣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

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

裏怕不情願此句又帶一曲可你依着酒家把他棄了放過太

自己既歷之以不得不從之勢又善化其不能相別選一箇好

的原定的金子段正將在這里你心下如何要知此句不是軟

見不是頭所以折箭也周通道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

大丈夫作事却要休翻悔再勸一句妙絕爽快是魯智深天性

周通折箭為誓魯達非此不信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正

自下山回莊去了完劉李忠周通推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

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強盜豈

耶只為亂生得冤怪四圍嶽峻單單一條路上去四下里漫漫
 草一句耳伏一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
 都是亂草伏深見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
 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
 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
 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裏一面殺羊宰猪且做送路筵席安
 排整頓許多金銀酒器設放在卓上好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
 嘍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
 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
 哥哥只顧請自在喫幾杯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
 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人下山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

兩箇人好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等要去

打劫得別人的送與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恐別人

罵盡酒家且教這厮喫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篩

酒喫方纔喫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搭

膊做一塊兒細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何處便取出包裹打

開沒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桌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

裏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

了衣包數筆看他便出寨來到山後打一望時都是嶮峻之處

却尋思道酒家從前山去時一定喫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

亂草處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

杖也攬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脚邊爽直

天並無傷損傷損容亦有之然說他則甚跳將起來尋了包裹
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步取路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到
山邊正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妙筆。不因此句則兩條
一刻工夫魯達如何做得許多手脚今特地放此一語便不免
送刀相鬪騰那出工夫來為魯達偷酒器之地蓋非世人所知
也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囉吶着戒槍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
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箇便撚着朴刀來鬧李忠
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鬪了十餘合不分勝負是好一回工夫矣周通大
怒趕向前來喝一聲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駭客人抵當不住
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的早被搠死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和
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慢慢妙又好到得寨裏打一看時只見
兩箇小嘍囉細做一塊在亭柱邊桌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

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備細魯智深那里去了小嘍囉說道把
我兩箇打翻細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秃
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里去了團團尋踪跡到後
山見一帶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秃驢倒是箇
老賊這般嶮峻山岡從這里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趕上去問
他計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關門那里去趕便趕得
着時也問他取不成是倘有些不然起來我和你敵他不過
後來到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倒好相見非真寫周通圖着
便足矣定要去討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
如何了結故也於倫酒器者一分賞了衆小嘍囉
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優劣如何李忠道是我
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

與了你。於偷酒周通道哥哥我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詐較。偷

酒器看官牢記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酒家再說

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直走到午後約莫走下

五六十里多路肚裏又饑。四字為後一回路上又沒箇打火處

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曾喫得些東西却投那里去好東觀西

望猛然聽得遠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

便是宮觀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酒家且尋去那里投奔不是

魯智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半日裏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

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酸碧玉堂前

起黑烟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桃花庄上救劉公女較渭州樓上救金老女同

一心事同作用坐銷金帳打得痛快滾亂草被偷得燥脾

魯智深止不犯邪淫便叅上乘那殺生妄語偷盜貪酒四

條都應未滅

又曰魯智深若不遇李忠那周通受了禪杖戒刀大瞞恁

肯不報東門之役可見是劉太公的造化劉小姐的福氣

肯不嫌東門女婿可。見其隆。大公所。並出。隆小。股。出。亦。來。
又日。曾。嘗。淵。苦。不。出。李。忠。惟。同。出。受。了。聊。其。妍。以。大。曾。志。
刻。暗。熟。未。刻。
曾。嘗。築。上。不。引。既。到。則。祭。上。乘。雁。舞。主。支。請。論。盜。貪。西。四。
一。沙。車。固。介。用。生。輪。金。則。伴。身。敵。外。刻。廣。草。如。論。皆。刻。罪。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三

聖歎外書

第五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吾前言兩回書不。欲接連都在叢林。因特幻出新婦房中。
銷金帳裏。以間隔之固也。然惟恐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
而必別生一回不在叢林之事。以間隔之。此雖才子之才。
而非才子之大才也。夫才子之大才。則何所不可。之有前。
一回生叢林。後一回何妨。又在叢林。不寧惟是而已。前後。
二回都在叢林。何妨中間再生一回。復在叢林。夫兩回書。

不。欲。接。連。都。在。叢。林。者。才。子。教。天。下。後。世。以。避。之。之。法。也。
若。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而。中。間。反。又。加。倍。寫。一。叢。林。者。
才。子。教。天。下。後。世。以。犯。之。之。法。也。雖。然。避。可。能。也。犯。不。可。
能。也。夫。是。以。才。子。之。名。畢。竟。獨。歸。耐。菴。也。

吾。讀。瓦。官。一。篇。不。勝。浩。然。而。歎。嗚。呼。世。界。之。事。亦。猶。是。矣。
耐。菴。忽。然。而。寫。瓦。官。千。載。之。人。讀。之。莫。不。盡。見。有。瓦。官。也。
耐。菴。忽。然。而。寫。瓦。官。被。燒。千。載。之。人。讀。之。又。莫。不。盡。見。瓦。
官。被。燒。也。然。而。一。卷。之。書。不。盈。十。紙。瓦。官。何。因。而。起。瓦。官。
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須。臾。三。世。不。成。戲。事。耶。又。攤。書。於。几。
上。憑。几。而。讀。其。間。面。與。書。之。相。去。蓋。未。能。以。一。尺。也。此。
能。一。尺。之。間。又。蕩。然。其。虛。空。何。據。而。忽。然。謂。有。瓦。官。何。據。

而。忽。然。又。謂。燒。盡。顛。倒。畢。竟。虛。六。五。山。河。不。又。如。夢。耶。嗚。呼。
以。大。雄。氏。之。書。而。與。凡。夫。讀。之。則。謂。香。風。萎。花。之。句。可。入。
詩。料。以。北。西。廂。之。語。而。與。聖。人。讀。之。則。謂。臨。去。秋。波。之。曲。
可。悟。重。玄。夫。人。之。賢。與。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
別。然。則。如。耐。菴。之。書。亦。顧。其。讀。之。之。人。何。如。矣。夫。耐。菴。則。
又。安。辯。其。是。稗。官。安。辯。其。是。菩。薩。現。稗。官。耶。
一。部。水。滸。傳。悉。依。此。批。讀。

通。篇。只。是。魯。達。紀。程。圖。也。乃。忽。然。飛。來。史。進。忽。然。飛。去。史。
進。者。非。此。魯。達。於。瓦。官。寺。中。真。了。不。得。而。必。借。助。於。大。郎。
也。亦。爲。前。者。渭。州。酒。樓。二。人。分。手。直。至。於。今。都。無。下。落。昨。
在。桃。花。山。上。雖。曾。收。到。李。忠。然。而。李。忠。之。與。大。郎。其。重。其。

輕相去則不但丈尺而已也。乃今李忠反已討得着實而大郎猶自落在天涯。然則茫茫大宋斯人安在者乎。况於過此以往。一到東京。便有豹子頭林冲之一事。作者此時卽通身筆舌。猶恨未及其何暇。更以閒心閒筆來。照到大郎也不得已。因向瓦官寺前穿插過去。嗚呼。誰謂作史爲易事耶。

真長老云。便打壞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罷休。善哉。大德真可謂通達罪福相。徧照於十方也。若清長老則云。侵損菜園。得他壓伏。嗟乎。以菜園爲莊產。以衆生爲怨家。如此人亦復。徒領衆儼然稱師。殊可怪也。夫三世佛之與菜園。則有間矣。三世佛猶罷休。則無所不能休。可知也。菜園猶不能休。然則如清長老。又可損其毫毛乎哉。作者於此三致意焉。以真入五臺。以清沾東京。意蓋謂一是清涼法。師一是鬧熱光棍也。

此篇處處定要寫到急殺處。然後生出路來。又一奇觀。此回突然換出不完句法。乃從古未有之奇事。如智深跟丘小乙進去。和尚喫了一驚。急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睜着眼在一邊夾道。你說你說。於是遂將聽小僧三字隔在上文說字隔在下文一也。智深再回香積厨來。見幾箇老和尚正在那里怎麼。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來得聲勢。於是遂於正在那里四字下忽然收住。二也。林子中史進聽得聲音。要問姓甚名誰。此是一句。

也。却因智深闖到性發不保其間。於是姓甚已問名誰未。說三也。凡三句不完。却又三樣文情而總之。只為描寫智深性急。此雖史遷未有此妙矣。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院。

一箇叢林。要到一箇叢林。未到那箇叢林。先到這箇叢林。又雨頭雨叢林。極其與旺中間。一箇叢林。極其敗落。寫得筆墨淋漓。與亡滿目。前篇吾言。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便令兩回書接連。都在叢林中。故特幻出一箇新婦房中。銷金帳子。以間隔之也。乃作者忽又自念叢林接連。正復何妨。亦顧我之才。調何如耳。我誠出其珠玉。錦繡之心。迴旋結搦。則雖三叢林接連。正自橫峯側嶺。豈有兩叢林接連。便成棘手。耶。是以遂有此篇也。又為新打禪杖。未曾出色。一寫故有此篇。讀者又應留眼。被風吹得鈴鐸響。七字補出擡頭看。那山門時。看時。上有一面舊未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無數牆壁。倒盡。又是他人。

想不來者。寫着瓦官之寺。看蓬木不識字。今忽後出四字。也。又行不得四五十步。過座石橋。入得寺來。便投印客寮去。是

深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落得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三箇

之門上。一把鎖鎖着。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擗

着。禪杖。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料。了半口。沒一箇答應。回到香

積厨。下看時。四箇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塌了。智深把包裹

解下。放在監齋使者面前。行李坐在。在監齋使者身上。妙絕。提

了禪杖。到處尋去。禪杖。尋到厨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道。

理繇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奇智深道

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曾

有飯落肚那里討飯與你喫智深道俺是玉臺山來的僧人粥

也胡亂請酒家喫半碗遂至於此此一物料定魯達生平未

不欲作突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我我們合當齋你爭奈

我寺中僧眾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深

道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里是箇

非細去處於文殊相國又何如前映只因是十方菩薩被一箇

雲遊和尚引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嘗伴有的沒的都毀壞

了他兩箇無所不為把眾僧趕出去了我我幾箇老的是不動只

得在這里過因此沒飯喫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

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里衙

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得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

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

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鐵佛道

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藥叉這兩箇那里似箇出家人只

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影占身體於老和尚口中述二

達者奇智深正問間猛聞得一陣香來轉然截在智深提了禪

杖離杖趁過後面打一看時五箇見一箇土甯蓋着一箇草蓋

氣騰騰透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六箇煮着一鍋粟米粥土甯

粟米字皆寫荒涼智深罵道你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

日沒飯喫如今見煮一鍋粥出家人何故說謊是受戒過人語出家人何故

飲酒出家人何故喫狗喫蒜出家人何故毀像壞寺出家人何故打人出家人何故入婦女房中坐婦女床上出家人何故破人婚如出家人何故偷人酒那幾箇老和尚被智深尋出粥來只叫得苦把碗碟鈴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妙絕。賊極矣。尋逢生却又搶過碗碟杓子遂令生處又絕行文險仄令其心驚碗碟杓子是喫粥家伙搶過可也至於水桶亦都搶過作者險仄之情何其奇妙乎至於水桶搶過而智深肚錢句沒奈何急計生春臺來則豈一時所能料哉行文至此只見竈邊何句見了。料句要喫句沒做道理處。絕矣。更無路矣。只見竈邊破漆春臺只有些灰塵在上面奇絕何關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四禪杖就竈邊拾把草把春臺揩抹了灰塵絕奇手把鍋掇起來絕奇把粥望春臺只一傾奇絕文情如火如錦那幾箇老和尚都來搶粥手看被智深一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如天纔喫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

日沒飯喫却纔去那里抄化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喫你又

喫我們的智深喫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喫寔是智深不喜喫粥

非哀老和尚數言也只聽得外面有人嘲歌陡然接過智深洗了手細提

了禪杖五禪杖奔去不及破壁子裏望見一箇道人從廚房後間

來故奔不及也奔不及而又要學見則趁勢在廢寺上借一句破壁子張着此行文巧妙之訣頭帶皂巾身穿

布衫腰繫雜色絲腳穿麻鞋挑着一擔兒一頭是箇竹籃見裏

面露些魚尾是望見語并荷葉托着些肉一頭擔着一瓶酒也是荷

葉蓋着口裏嘲歌着唱道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間可你無夫時好孤出並不說擄掠婦女却反說

有諸語云有人行路見幼婦者抱持而鳴啞之婦怒人則謝曰

我復何必誠恐卿欲此耳是一樣說話猶間可三字說得好笑那幾箇老和尚趕出來搖着手悄悄地指與智深道如這箇

道人便是飛天藥。又丘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着禪杖六禪杖

隨後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去只顧走入方丈後牆

裏去智深隨即跟到裏面入看時七箇見綠槐樹下放着一條

桌子鋪着些盤饌三箇盞子三雙筋子八字異當中坐着一箇

胖和尚生得眉如漆刷臉似墨裝肮膈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

出黑肚皮來邊廂坐着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來

也坐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鳥突如其來只用二

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禪杖你

這兩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其語

智深睁着眼道你說你說四字氣說在先做寺說字與上聽小

何智深自氣忿忿在一邊夾着你说十分好箇去處出庄又廣僧

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喫酒撒潑將錢養女子三箇盞

婦人偏偏說出此入字來而魯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

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廢了僧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

了小僧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新來住持四字妙前云

越此却云新來住持明正欲要整理山門修葺殿宇智深道這

是清荒無本之辭也婦人是誰却在這裡喫酒只問兩句使那和尚道師兄容稟這

箇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王有金在先他的父親是木

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

夫又患病因來做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之面取酒相待別

無他意師兄休聽那幾箇老畜生說智深聽了他這篇話又見

他如此小心此句便道耐耐幾箇老僧戲弄酒家提了禪杖

再回香積厨來出這幾箇老僧方纔喫些粥正在那裏正在

下還有如何若何許多光景却被魯達忿忿出來都嚇住了用筆至此豈但文中有畫竟謂此四字虛歇處突然有魯達跳出

也可看見智深忿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這幾箇壞

了嘗住猶自在俺面前說說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兄休聽他

說見今養着一箇婦女在那里只須一他恰纔見你有戒刀禪

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你

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喫酒喫肉我們粥也沒的喫上洽纔

還只怕師兄喫了又補此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禪杖禪杖

再往方丈後來又進見那角門却早閉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

開了捨入裏面看時八箇只見那生鐵佛崔道成仗着一條朴

刀從裏面趕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聲輪起手

禪杖禪杖來關崔道成兩箇鬪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關智

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

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拿了條朴刀大踏步搦將來智深正

鬪間忽聽得背後脚步響急殺却又不敢回頭看他急殺

不時見一箇人影來知道有暗算的人寫得毛寒骨抖真是

一聲着那崔道成心慌只道着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寫

去寫崔道成和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寸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裏無食此

意此二來走了許多程途三者當不得他兩箇生力此句便伏史

與後得了史進喫得飽此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此三句

禪杖不必寫到定是藏却早已寫兩箇撚着朴刀直殺出山門外

來又出智深又闖了幾合掣了禪杖禪杖十二便走凡寫兩句便走

亦有此日兩箇趕到石橋下坐在欄杆上再不來趕索性趕

此後怎了圖箇死併便完事矣却不過來偏坐在智深走得遠了喘息方

橋上便住行文奇絕讀者遭閃不小

定尋思道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曾拿

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飢餓如何是好如此說定待要回

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如此說定不信

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都是

赤松樹此一段另是一樣筆法一路只管去開魯智深看了道

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裏一箇人探頭探腦望了

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前文正未得完反於此處別生智

深道俺猜這箇撮鳥是箇剪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酒

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不是鳥

晦氣撞了酒家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且剝這厮衣

裳當酒喫筆力左攀右掣提了禪杖禪杖十二徑搶到松林邊一聲

兀那林子裏的提鳥快出來那漢子在林子聽得大笑道我晦

氣他倒來惹我絕世奇文就從林子裏拿着朴刀背翻身跳出來背

身三字妙言非認得二字七玲人曉前與李喝一聲秃驢你自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

教你認得酒家忠戰時不用此法作爛罐也輪起禪杖禪杖十四搶

那漢那漢撚着朴刀來喝和尚恰待向前每用此一肚裏尋思

道這和尚聲音好熟見是史進心醉之人此一段便道兀那

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少各誰二字者那漢正問到此却

深道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却說姓名是着惱那漢大怒仗手中

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鬪到十數合後那漢暗喝采道好箇莽和

尚十四五合也却分十合在前四五又鬪了四五合那漢叫道

少歇我有話說寫史進眼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

你端的姓甚名誰聲音好熟與前姓甚二字映耀出妙筆來

後此書雖極不輕意處必換轉文法不肯智深說姓名畢那漢

撇了朴刀翻身使剪拂與前李忠一說道認得史進讀此

眼明山門外石橋邊事令讀者憂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

兩箇再剪拂了前是一箇獨弄今是同到林子裏坐定智深問

道史大郎自渭州別後先問向在何處好漢口中出此

好漢口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次日聽得哥哥

打死鄭屠逃走去了有緝捕的訪知史進和哥哥齊發那

的金老亦補前文所無因此小弟亦便離了渭州尋師父王進

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八字藏過幾回好書此字結煞王進

後王進二字更不見於此書也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里

尋些盤纏名曰尋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次問李忠

先敘次問俱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

哥既是肚饑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教智深喫並不

臺為意所以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

還不肯時何不結果了那厮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喫得飽了

勇亦不能闢此豈作者寓言邊事耶各自拿了器械再回瓦官

寺來筆之可牽如虎下山非蕭籬之可隔讀之真是駭絕嘗清

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兩箇兀自在橋上坐地若

深大怒輪起鐵禪杖禪杖十五奔過橋來鐵佛生嗔仗着朴刀殺下

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裏膽壯二乃喫得飽了那精神氣

力越使得出來與前一者肚中無食二者走路方乏兩箇鬪到

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藥叉丘道人見

和尚輪子便仗着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

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此句不是寫史進

正鬪到間深裏智深得便處喝一聲着只一禪杖禪杖十六

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朴刀望下面只顧脫肢脫

察的拗智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背後一禪杖禪杖十七更

可憐兩箇強徒化作南柯一夢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

兩箇屍首都縛了擡在澗裏兩箇再趕入寺裏來再入香積厨

下拿了包裹俗本此句那幾箇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伯崔

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死了此處若非此句則將聽其

仍舊荷延殘喘即將為之

殊不知作者胸中自隱然有箇曾笠蓋着大郎而於前文中偏

故意不說出直到此處方輕輕放得一句掀起笠子彼真不顧

世眼挺着朴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厮殺智深與崔道成

禪杖飽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

筒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趕上望後心一朴刀撲地一聲

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朴刀望下面只顧脫肢脫

察的拗智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背後一禪杖禪杖十七更

果新嘗住故知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九箇那

此句之省手也將聽其宛轉廢寺

筒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此處若非此句則將聽其宛轉廢寺

也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並無一人只見牀上三

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

祇尋到廚房見魚及酒肉兩箇打水燒火煮熟來都喫飽了始

道一飽飽之為兩箇各背包裏史進增竈前縛了兩箇火把撥開

火爐火上點着焰騰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

箇火把直來佛殿下後簷點着燒起來奏巧風緊刮刮雜雜地

火起竟天價火起來可謂淨佛國土前後兩箇叢林中間又

一時奇觀也至此則一把火燒蕩盡淨依舊只得前後兩箇叢

林中間並不夾着甚麼叢林隨手而起者仍隨手而創豈非翻

江攬海之才乎耐菴說一座瓦官寺讀者亦便是一座瓦官

山門亮橋之趙員外其罪福又何如智深與史進看着等了

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

只好撒開二人廝趕着行了一夜七箇字寫出真好弟兄。令

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鎮兩箇投

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桃花莊一條板橋瓦官寺一座青石橋

絡以爲一箇小小酒店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

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喫酒訴說路

上許多事務喫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里去史進

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

幾時却再理會作者安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

取些酒器與了史進史進桃花山上何必不偷瓦官寺前何必不分

與李周非也今日若不與史進非也前日若留以桃花山上賊與少華山上賊絕

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

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魯達語亦酒家投東京去你

休相送魯達語亦你到華州須從這深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

有箇便人可通箇信息來往于古情種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

分了路史進去了通篇皆敘魯達也史進忽然來史進忽然只

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入得城來

但見街坊熱鬧人物誼華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道大相國

寺在何處街坊人各登道前面州橋第四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

走早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徑投知客寮內去魯達語亦道

撞見報與知客八字中藏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

兇猛提着鐵禪杖跨着戒刀背着箇大包裏先有五分鐘懼他知

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唱箇諾知客回了問

訊智深說道酒家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着俺來投

上刹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

有書剗合當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

裏取出書來拿在手裏此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即

刻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

老使得智深道你如何不早說反責之隨即解了戒刀包裹內

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响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

與他教他先鋪坐具絕倒先鋪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

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

兄多時不曾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

見智深却把那炷香沒放處沒放處知客忍不住笑與他插在

爐內與他插拜到三拜知客叫住不然九拜矣將書呈上清長

老接書折開看時中間備細說着魯智深出家緣絲并今下山

投托上刹之故二句皆極不堪便有前三萬望慈悲收錄做箇

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當證果清長老讀罷來書

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喫些好齋飯智深謝了扯

了坐具七條扯了提了包裹擎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

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云每讀禪宗語錄見

乃云二字不覺欲啞爾菴想亦醜之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

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畧府軍官為

原打死了人落髮為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

里安他不得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于萬囑付

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里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無如此

計便住持五臺山有如此許多筭計便占坐東京作者借此特

特寫出北社魏黃使後世善男信女要皈依善知識者自去揀

也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

何安着得他都寺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廨

宇後那片菜園時嘗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一十來箇破落

戶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哩一箇老和尚在那里住持那里敢

管他何不教此人去那里住持倒敢管得下清長老道都寺說

得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
 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裏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
 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敝寺謙得
 做寺占得可笑寫東京法師便真是東京法師○四字崔道
 成口中曾有之今人於佛法中每爭我宗他宗亦此類也有
 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嶽廟間壁此四字如何挿放入你可去
 那里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
 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酒家投大刹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
 俺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
 看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
 也是箇大職事人員了首座尚然說謊况其下智深道酒家不
 管菜園殺也要做都寺監寺乎寫清公門庭如何殺博都寺監寺知
 智深道為東京人現身說去耳

客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
章法做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眾至如維那侍者書
錯落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都
 是掌管管住財物你纔到得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
 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
 喚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
 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廝的淨頭
 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首座云菜頭是大職事知客却直數至這
 箇都是頭事人員未等職事假如師兄且如小僧假如你管了
 一年菜園句好可便陞你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句好可陞你
 做箇浴主又一年句好可纔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

身時調侃酒家明日便去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
不歇了二老一樣方丈裏一樣留智深而一箇平等慈悲一箇機
心周密其賢其不肖相去真不可筭嗟乎佛法豈可以門
庭冷熱為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
低昂哉退居解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

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

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

尚直來酸棗門外解宇裏來住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

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嘗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

來偷菜看見解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告示亦在潑

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曰為始掌

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眾被

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麼智深五字奇文

笑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弄一場鬧一頓打上頭來教那厮

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得聽得我我們如

何便去尋得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以衆賀他雙手搶

住脚翻筋斗擲那厮下糞窖去只是小要他潑皮有潑衆潑皮

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智深來到解宇退居內房

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

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同舊住持老

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了細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

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擎着些果盒酒禮都嘻嘻

的笑道聞知師父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

的

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腳一箇便搶右腳指望來顛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間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顛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渭州樓上三人傾蓋今李忠在桃花山坐第一把交椅史進流落天涯剪徑赤松林幾爲智深所剪後得取彼與此落草二龍一陷華州縲綫再陷東昌縲綫回憶對朱武不肯玷辱清白之言竟成兩截矣

哉曰花和尚好作撮合山這瓦官寺內婆娘却不如金家劉家女余曰一。女爲強人所逼該救他婆娘與崔丘相好該死他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三

聖歎外書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此文用筆之難獨與前後迥異蓋前後都只一手順寫一事便以間筆波及他事亦都相時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認得一箇魯達出格親熱却接連便有衙內台口一事出格鬪氣今要寫魯達則衙內一事須閣不起要寫衙內則魯達一邊須冷不下誠所謂筆墨之事亦有進退兩難之日也况於衙內文中又要分作兩番敘出一番自在林

家一番自在高府今敘高府則要昭林家敘林家則要昭
高府如此百忙之中却又有菜園一人躍躍欲來且使此
躍躍欲來之人乃是別位猶之可也今却端端的便是
爲了金翠蓮三拳打死人之魯達嗚呼即使作者乃具七
手八脚胡可得了乎今讀其文不偏不漏不板不犯讀者
於此而不服膺知其後世猶未能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筆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應
勸回今偏倒將魯達寫得聲勢反用林冲
武坊賣刀大漢自說寶刀林冲魯達自說聞
可惜寶刀林冲魯達只顧說閒話此時譬如
不相下後忽突然合符雖驚蛇脫鬼無以爲
二也還過

刀錢便可去矣却爲要寫林冲愛刀之至却去問他祖上
是誰此時將答是誰爲是耶故便就林冲問處借作收科
云若說時辱沒殺人此句雖極會看書人亦只知其餘墨
淋漓豈能知其惜墨如金耶三也白虎節堂是不可進去
之處今寫林冲誤入則應出其不意一氣賺入矣偏用廳
前立住了脚屏風後堂又立住了脚然後曲曲折折來至
節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謂雖起史遷示之亦復安能出手
哉

打陸虞候家時四邊鄰舍都閉了門只八箇字寫林冲面
色衙內勢敵都盡蓋爲藏却衙內則立刻蓋粉不藏衙內
則即日蓋粉既怕林冲又怕衙內四邊鄰舍都閉門真絕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爲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廨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張三、李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攬酒家那廝却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廝看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眾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腳，一箇來搶右腳。智深不等他，上身右腳

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腳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眾潑皮都不敢動，揮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眾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眾人。眾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是菜園。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眾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眾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若漏此句，便是兩箇赤膊人如何體面。書定不肯漏者。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如此等句是也。

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里戲弄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相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里來的長老。恁的了得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雖是實語。然亦今日我等願情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得人多。因此情愿出家。二事不相蒙。合成快語。五臺山來到這里。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得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解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此句極易漏此。偏不。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箇猪來。

請智深都在解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三二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是箇酒席正在那里喧闐。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其來毫無闕奇。接縫衆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叩齒爲禳。不知時已有之。然定是潑皮教法。非士大夫所宜有。乃今此法遍行。上下爲之一笑。赤口白舌入字成文。其中無有而其外。燁然凡道家經集皆爾不足覽也。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日直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上面去折了。那巢便了。有幾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

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眾人道把梯子上去折了也
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第一層是老鴉

是叩齒咒之第三層是道人說第四層是尋梯上去第五層是看第六層是要盤上去只一倒拔垂楊凡用六層層折方入相
一相句行智深相了一相四字不是細作正走到樹前把直裰

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却把左手扳住上截把腰只一
越寫得有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眾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

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
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忽然進

眾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為始忽然把明日這三三三箇破
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口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

許他使器械只看過了數日省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們酒食
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

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來此一
矣記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舖了蘆蓆請

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眾人喫得飽了
再取果子喫酒又喫得正濃眾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

曾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前許看使器械
使拳而已好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

五尺重六十二斤眾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力
小氣力怎使得動特地將禪杖在此處喝采一番便覺前後皆精神百倍智深接過來

颯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眾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
正使得活泛二字是作文妙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

正使得活泛二字是作文妙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
訣使棒亦然耶

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箇
 官人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鬚環
 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獺尾過背銀帶穿一
 對盞爪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生的豹頭
 環眼燕頤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箇師
 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眾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
 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眾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
 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厮見那林教頭便跳
 入牆來兩箇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
 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問定智深道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
 合得只為殺得人多情願為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
 不同

林提轄問處着神

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為兄

何驟也然稍遲得則胡可得也智

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
 嶽廟裏還香願應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
 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
 酒家初到這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
 教頭不棄結為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
 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
 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
 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個奸詐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
 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深急
 跳過牆缺和錦兒逕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箇

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補一胡梯上一箇年少

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

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

冲赶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

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

內奇峯當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

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為子忽然又補入高俅家本是叔

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特地寫小人無倫理無因此高太尉

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

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

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于

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

曉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聞漢見開

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

消一雙眼睜着睇那高衙內寫英雄在人廊廡下欲衆閒漢勸

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

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

落戶大踏步捨入廟來筆勢拉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此

一句便寫得魯達捨入得猛宛智深道我來替你厮打妙不啻

直竟來林冲道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

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

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可

讓何不可讓住人廊廡雖林武師無可如何矣哀哉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酒家怕他甚鳥本官太尉與甚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酒家三

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本是林冲事却將醉後魯達極力一寫便反做了林冲勸魯達真令人破涕為笑奇

文奇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酒家與你去魯達語令讀衆發者悲感起立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和他理會醉人發怒定用

此語治之與前林冲云師兄說得是筆法同妙絕魯達每自嫌粗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便叫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魯達正是得意語阿哥哥明日再得相會便不捨得一

四句却一句阿嫂一句阿哥中間二句文智深相別自和潑皮無次第義不連屬寫醉人然亦真魯達也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下

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間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四日

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箇幫間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箇

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間坐每每此等衙內其坐處亦定要學樣喚作書房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

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

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

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間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殺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

許多好女娘不知怎的只愛他乘便補入一句為太尉兒子周旋不得此句便似曾不見女娘三家村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重

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

目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教陸謙去請林

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小間便去他家對

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

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小性見了衙內

這般風流人物再著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繇他不肯小間這一

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

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此句次日商量

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却顧不得

朋友交情調侃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四字腕中

蓋一路敘衙內設計作者手筆忙極矣不能更折到魯達一邊

去夫林冲出門而不尋魯達然則林冲為何如人哉計無復之

而竟公然下一筆云懶上街去便將魯達許多已牌時聽得門

棘手推過一邊乾乾淨淨自非老筆何以有此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

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數兄字可何故連日街前不見

林冲道心裏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同兄去喫三杯解悶林冲

道少坐拜茶兩箇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眼我同林兄到

家去喫三盃特說林冲娘子赶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

又分付一句接上連日氣悶回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

有情引下快來看視波紋無數問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却

去當時兩箇上到樊樓內占箇閣兒喚酒保分付取兩瓶上

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箇敘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

候道兄何故歎氣林冲道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

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發憤作書之故其號耐菴不虛也

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得兄的本事太

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如不知者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

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孀子兄且休氣只顧

飲酒林冲喫了八九盃酒因要小遺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此

皆作者筆力所使非真有天使之也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

了手回身轉出巷口筆捷如風每寫急事其筆愈只見女使

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裡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

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辰只見一箇漢子慌慌急

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

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躡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

娘子聽得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到太

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小兒女何知這家誰家只是一家人家

不少也並不說陸家上至樓上只見桌子上擺着些酒食不

見官人人報官人氣塞死了便滿肚一箇官人氣恰待下樓只

見前日在獄廟裏囉哩娘子的後生日見為真後生妙只是前

雖聞是高衙內在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忙下

此時呼不及矣下樓後妙因此我一地里

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

和一箇人入去喫酒因此特奔到這里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

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絕畫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

胡梯上却開着樓門有此一句便有只聽得娘子叫道只聽得

殺此時賴是聽得若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閉在這

不聽得便一發急殺矣又聽得妙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

里又聽得高衙內道又聽得妙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

也告得回轉錦兒來林冲去已非一刻故衙內口中林冲立在

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

只顧來三字神化之筆中高衙內契了一驚幹開了樓窗跳牆

問便夾帶衙內無數羅哩高衙內契了一驚幹開了樓窗跳牆

走了林冲上得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厮點

汚了此一句若在神間氣定之時便必不問今極忙中便必問

竟不開口于情理為大失若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

問別句則亦更無第二句也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

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用鄰

門補寫上文女使錦兒接着此句妙寫出三箇人一處歸家去

驚天動地女使錦兒接着此句妙寫出三箇人一處歸家去

了歸去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逕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

又出來到樊樓也不見了却回來他們前等了一晚又來到陸不見

回家林家自歸又回娘子勸道只一勸字寫娘子貞且如見若

丈夫為我又不曾被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耐這陸謙

報仇也畜生廝趕着稱兄稱弟為上文幾箇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

高衙內也炤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好林冲

子真是非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

了三日寫得人並不見面四箇字放出後文一回大書來府

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寫得精神白日第四日飯時

不見面。非曾達醉夢也。若知得時，豈容更遲一刻不做出來。如是便不好收拾也。故下文林冲亦不告訴，皆作者特地留筆。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

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間，覷一遭

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

明日相會。」帶過明日。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

放慢了。用此一句，按下林冲便有間筆去太尉府。且說高衙內

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跳牆脫走，不敢對太尉說。

知。又寫此一句，見人家子弟原好都被小人教壞。因此在府中卧病。陸虞候和富安兩

箇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

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為林家那人兩次不

能設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得半年三箇

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箇身上，好友要

共那人完聚，只除他日縊死了便罷。」突然下地一語為後日之

支嫌突。誠不嫌矣。然者蓋惟恐後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證。又添山一箇老

謙富安在太尉前說不得話也。作者細心何等。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

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箇邀老都

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

命，方能設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一

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

知。兩箇道：「我們已有計了，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

說道：「衙內不害的，別證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林冲的老婆

幾時見他的？」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

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句因
 為他渾家怎地害他句我尋思起來若為惜林冲一箇人時須
 送了我孩兒性命句却怎生是好句惡人初念未必便惡却
 樣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一人
 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
 我這小衙內的病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
 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
 高俅道既如此你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
 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重那一日突然三字直接前
 兩箇同行到閱武坊巷口坊名與寶刀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
 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拿着一口寶刀插着箇草標

竟在街上陸謙畜生以情理論之一刀豈是惜哉若以才情

刀何等奇絕偏又是抓角頭巾舊戰袍又插箇口裏自言自語

草標見色色刺入林冲心裏眼裏豈不異哉口裏自言自語

說道不遇識者屈沉了我這口寶刀耳之言林冲也不理會只

顧和智深說着話走爽此一句筆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

刀可惜不遇識者倒轉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港又爽

句筆墨淋漓之極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箇東京沒一箇

識得軍器的其辭漸緊林冲聽得說回過頭來寫得淋漓那漢

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淋漓林冲合當有

事猛可地道將來看疾那漢遞將過來疾林冲接在手內疾同

智深看了喫了一驚四字寫出失口道好刀疾你要賣幾錢那

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值是值得二千貫寫林只

沒箇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
 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敘極忙事偏林
 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氣道疾金子做生鐵賣了
 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極忙中又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
 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
 深道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只別魯達一筆亦不林冲別了
 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
 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得來到家取了錢便可去矣却不
 來為壯士失時發洩血淚一來表林住筆重又問起寶刀來歷一
 冲愛刀之至為下文此試作地步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
 為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血淚迸
 來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只七字林冲再也不問只六字妙
 妙絕只六字妙

拾得淋漓無限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讀着竟不知林冲撰

這口刀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

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憑翻來覆去的看我幾番借

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四慢慢和他比

試五句自言自語自疼自惜自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

句驚自託曲曲折折妙不可言龍跳虎卧次日

已牌時分可見看了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

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

疾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朱子曰其辭若有

之兩箇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忽然點出四月初旬不因四

早長刀衣裳都不暇穿寫林字我幾忘矣拏了那口刀隨這兩箇承局來一

冲摩挲愛惜劇于十五女矣第六回

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得你只從間處兩箇人說道小人新近來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反寫林

脚筆法兩箇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奇險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又寫一句立兩箇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

遭都是綠欄杆寫一句景只見欄杆者言未到堂中只在兩箇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

尉林冲擎着刀立在簷前擎着刀三字作者眼光燦燦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

見簷前額上有四箇青字寫道白虎節堂奇文林冲猛省道疾

身退聽得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外面入來奇文林冲看時

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筆筆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若

二字作者眼光燦燦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

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此句從刀有人對

我說你兩三日前擎刀在府前伺候必有交心此句又接前文

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兩箇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擎下這厮早

兩箇入十萬禁軍教頭被害了也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

下不知生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直教
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畢竟看林中性命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智深遇鄭關西便打遇小霸王便打遇崔道成
丘小乙便打遇潑皮張三李四便打遇解差董超薛霸便
打遇金老兒便救遇劉太公便救遇林中便救遇李忠便
偷酒器遇史進便送酒器生殺子奪極有分曉不徒恃拔
柳之力

又曰衙內爲高球乾兒素無教訓妻人妻而不得則思殺
其夫以妻之設手執利刃故入節堂之計陷害林冲真狗
彘不食其肉矣東嶽廟前何不聽智深擊殺此輩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三

聖歎外書

第七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豬林

此回凡兩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師寫休書一段是野豬林
喫悶棍一段寫兒女情深一段寫英雄氣短只看他行文
歷歷落落處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中要斬林冲大叫
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刀如何不
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怎敢人來見有兩箇承局望

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廝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這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二字好似陞堂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階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箇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負屈銜冤，小人雖是粗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遇見高大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兩次雖不成，好皆有入證。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箇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箇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冲口詞，府尹不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杻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箇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大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

本官怎遇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

尉家的雖無孔日唐突府尹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

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此一句上不承下不

中則多犯彌天之罪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

要剛便剛却不是他家官府尹道據你說時

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箇無罪

的人快人快語只是沒拿那兩箇承局處此語開不得林冲死罪然

死罪矣妙筆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春杖二十

刺配遠惡軍州睺府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大尉面前再三

稟說林冲口詞高球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推了就此

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春杖與箇文筆

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

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

公人監押前去兩箇人是董超薛特特註二人領了公文押

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眾鄰舍此句非鄰舍情重亦非林冲

耳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箇公人到

州橋下酒店裏坐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

走動得張教頭叫酒保安排酒菓子管待兩箇公人酒至數杯

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箇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

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

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

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羞池雖不曾生半箇兒女為後文省

林冲口中敘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
出曲曲人情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
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
威逼這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為林冲誤了前程却是林冲
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始知前文先敘鄰舍筆法之妙
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得心穩免得
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
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蚤晚天
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
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細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
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設休要憂心都在老漢身
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

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
自兩相耽誤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
那裏肯應承眾鄰舍亦說行不得又夾一筆妙林冲道若不依允小
人之時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截鐵張教頭道
既然恁地時權且繇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截鐵語
翁婿往復妻妾惻惻曲曲折折當時叫酒保尋箇寫文書的人
至此各用一句截鐵語收之當時叫酒保尋箇寫文書的人
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如道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
頭林冲為因身犯重罪重罪妙此書公明寫與高衙內者斷配
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
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並非相逼句句出脫衙內此數句
字如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為照年月日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

過筆來去年月下押箇花字打箇手摸寫林冲斬頭懸血見正

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

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省却又林冲

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如聞其

其為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

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

頭腦高衙內也却不直說高衙內蓋恐傷其心也自行招嫁莫為林冲誤了賢妻那

娘子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

我休了林冲娘子只說得此一句下更無語都是張教頭說情景入妙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

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

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繇他放心去

他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

都是娘子心中話却不好在娘那娘子聽得說有筆心中哽咽

又見了這封書有筆一時哭倒聲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

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

了眾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真是如何回去

二字上生出婦人來張教頭囑付林冲道只顧前程去掙扎回

來與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

重將此句你但放心去不要挂念如有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

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謝泰山并眾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

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了不在話下且說兩箇防送公

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

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請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箇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茶蔬菓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桌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

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二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箇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今奉着大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箇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被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一箇不肯必用兩箇爲一夥便一箇不好蓋起却怕使不得開封發人錢財都用此法切勿謂董優於薛也

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

不高太如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一箇

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我死也只得依他妙語。不知

亦依他也今人以死轉各類如此矣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

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炤顧俺處薛霸賊既得龍

如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

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

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

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

相謝小人語。作者務要寫出。不顧小人看見耶專等好音好音二字用得可笑可惱切不可相

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

喚做打金印三箇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

酒肆來各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已送回家中

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

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

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人二人帶

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飲食投

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

事次後兩三日間天道盛熱棒搶却發又是箇新喫棒的人補

林冲生平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一箇好不好不曉事此

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林冲道小人

在大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

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做好箇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咭咭薛霸
 一路上喃喃呐呐的口裏理冤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
 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箇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
 房內兩箇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
 公人開口可憐去包裹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
 來安排盤饌請兩箇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霸二人又添酒
 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箇去燒一鍋百沸滾
 湯提將來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
 的起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
 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
 下脚來被薛霸爲明日只一按按在滾湯裏地也林冲叫一聲咬也

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
 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顛倒嫌
 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
 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箇二人發了這水自換些水去
 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早又暗薛霸起
 來薛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喫林冲起來暈了喫不得又走
 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一去腰裏解下一雙新
 草鞋耳朶并索兒却是麻編的惡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
 面都是燎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
 新草鞋穿土惡叫店小二算過酒錢兩箇公人二人帶了林冲
 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早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

打破了。惡。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擗。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箇。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讐。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兩。箇。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反。是。董。超。發。利。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薛。霸。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箇。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裏。都。撇。在。樹。根。頭。林。冲。叫。聲。阿。也。靠。着。一。株。大。樹。倒。了。書。只。自。重。

超薛霸道二人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

却行如畫曲而來。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奇文

人心中有事如何閉得眼却從地下斗將起來奇林冲道上下

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二人俺兩箇正要睡一睡這裏又無關鎖

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已說到縛矣却還林

冲答道小人是箇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箇

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其用筆之曲如此林

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

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縛在樹上一同董超兩箇兩跳將

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

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密人也此處却說出傳着高太尉

釣。旨。教。我。兩。箇。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密語也此處却說出

便。多。走。的。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箇。回。去。快些此却是善知識語細思休得要怨我弟兄兩箇只是上司

差。遣。不。繇。自。已。你。須。精。細。着。惡人殺人又怕其鬼每每如此寫來一笑明。年。今。日。是。

你。周。年。趣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淚。如。雨。下。

四字寫盡英雄盡頭目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無。冤。你。二。

位。如。何。救。得。小。人。往日無讐二語非惡其殺之之辭也三句連讀始得之生。死。

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話。一箇臨死求救是問話前日所云太

尉要你我死也只得依他此是緊話也千古一轍謂之浩歎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

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一箇冲奈何可。憐。家。桀。束。手。就。死。正。

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計。冲。性。命。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主。望。如。日。開。封。滕。府。尹。止。知。奉。承。太。尉。那。管。草。菅。林。冲。丈。

夫。生。負。奇。冤。到。捨。妻。兒。不。失。英。雄。氣。慨。張。氏。張。老。善。承。林。

冲。之。志。到。底。不。為。衙。內。所。污。可。稱。真。泰。山。真。節。婦。

又。日。自。有。宋。以。來。野。猪。林。中。結。果。了。多。少。冤。屈。的。性。命。幾。

回。得。遇。太。白。金。星。魯。智。深。搭。救。巧。哉。林。冲。相。交。花。和。尚。便。

得。花。和。尚。之。力。豈。不。是。絕。處。逢。生。兩。解。差。同。為。劊。子。手。董。

超。初。猶。豫。不。次。後。與。薛。霸。同。謀。智。深。殺。之。而。林。冲。救。之。後。

以。得。罪。高。球。流。配。大。各。又。受。李。固。金。而。欲。死。盧。俊。義。卒。為。

燕。青。冷。箭。所。死。嗚。呼。既。已。漏。網。何。又。投。羅。術。固。不。可。不。慎。

也

山

燕。青。今。論。池。水。與。平。池。已。感。歸。回。又。好。羅。浮。國。不。可。不。則。
 以。時。罪。高。林。旅。頭。大。各。又。受。李。固。金。而。浴。取。靈。氣。養。卒。為。
 歐。氏。離。新。不。火。好。與。朝。露。回。集。皆。彩。蝶。之。而。林。中。妙。之。好。
 好。芬。味。尚。之。人。豈。不。具。靈。氣。遂。主。兩。海。善。同。為。僧。下。半。童。
 回。皆。豔。太。自。金。星。曾。皆。游。界。妙。好。若。林。中。財。交。游。味。尚。到。
 又。曰。自。齊。宋。以。來。裡。游。林。中。游。果。了。多。少。靈。風。自。到。命。幾。
 中。之。志。既。和。不。為。游。內。池。可。爾。其。泰。山。真。道。最。
 夫。坐。質。皆。靈。性。鍊。鍊。真。良。不。失。英。華。康。樂。斯。因。親。善。善。派。林。
 生。筆。收。日。開。性。細。淑。氏。山。味。奉。承。太。極。孤。音。草。音。林。中。女。

蘇州回分編



天
圖
書

